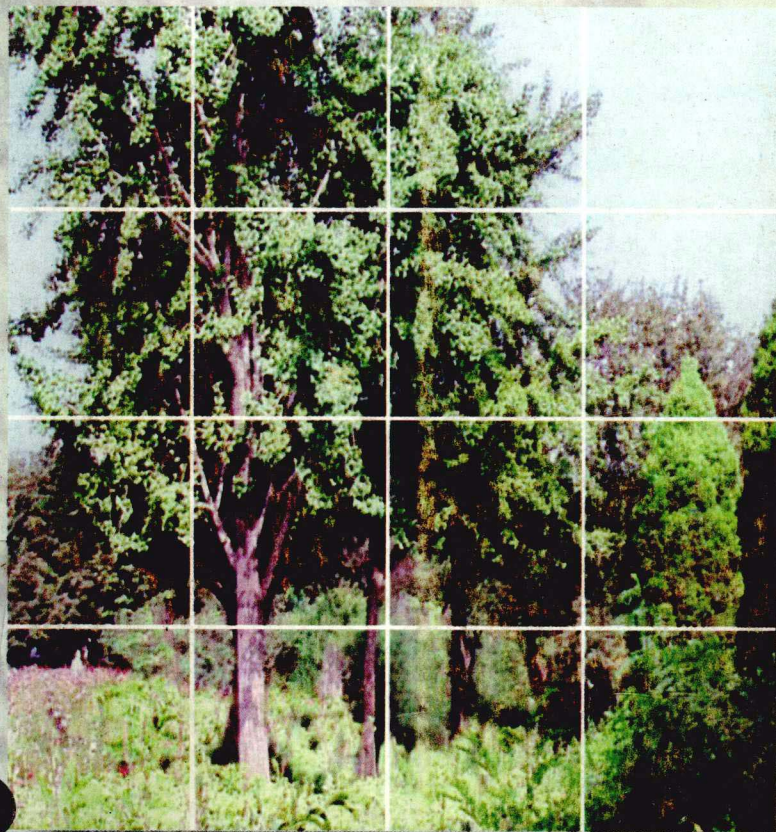


银杏丛书

LUO SHAO SHU DE SHEN CHOU SHI JIE

罗绍书的审丑世界

杨四平著



沈阳出版社

罗绍书的审丑世界

——20 世纪中国讽刺诗研究专题之一

杨四平 著

沈阳出版社

罗绍书的审丑世界

杨四平 著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政编码 110011)

丹东市科学技术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字数:1290千字 印张:63.75 插页:2

印数:1—5500册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

责任编辑:程欣欣

责任校对:舒虹

封面设计:李锋

版式设计:赵旭光

全套定价:166.60元

本册定价:12.00元

罗绍书于 1997 年在全
国第二届讽刺诗研讨
会宣读论文



罗绍书与著名讽刺诗
人、杂文家刘征于 1997
年 11 月在全国第二届
讽刺诗研讨会

作者与罗绍书于
1997 年 11 月



罗绍书与诗友在
孔繁森纪念馆留
影（右三为罗绍
书）



罗绍书与部分出
席全国首届讽刺
诗研讨会代表摄
于山东云门山
（前排右二为罗
绍书）

1986年5月

罗绍书等与台湾
《黔人》杂志同仁
于1991年8月
摄于贵阳



目 录

序	陈鸣树(1)
导 言 漫谈讽刺诗	
——杨四平与罗绍书的两封通信.....	(7)

上 篇

走出纯美的误区

第一章	物的困惑.....	(3)
第二章	讽刺形象的“他者化”程式.....	(8)
	I. 趋炎附势式.....	(11)
	II. 损人利己式.....	(20)
	III. 奇风怪俗式.....	(27)
	IV. 沽名钓誉式.....	(31)
	V. 心阴灵暗式.....	(37)
第三章	讽刺·讽刺诗·讽刺诗三性	(40)
	I. 讽刺.....	(40)
	II. 讽刺诗.....	(43)
	III. 讽刺诗三性.....	(50)
	A. 民间性	(50)
	B. 叙事性	(57)

C. 喜剧性	(65)
--------------	------

下 篇

风雨飘摇人生路

第一章 童年与歌谣	(69)
第二章 红旗上升中的少年	(74)
第三章 初涉文坛	(77)
第四章 驻足省作协	(81)
第五章 大转折：由“美”诗而“刺”诗	(83)

附录一 百家评说罗绍书	罗绍书编注(93)
-------------------	-----------

附录二 一条“浅刺微讽”而“辣味开心”之路	杨四平(113)
-----------------------------	----------

总想成为一名出色的歌手(代跋)

——记青年诗歌研究者杨四平	王 坪(121)
---------------------	----------

序

陈鸣树

颇有知名度的青年诗评家杨四平最近又推出了他的新著《罗绍书的审丑世界》，这是一本以罗绍书为个案，研究讽刺诗的专著。

罗绍书何许人也？钟爱新诗的读者当不难了解，也许倾心神交已久。他走过一条“风雨飘摇人生路”，生于1933年12月，年纪已经不算小了。由于僻处穷乡，十岁才得以上学，但有才华的人不管道路如何曲折，终将脱颖而出。他曾弃文习武，作为戎马书生，先后担任过武装干部、参谋等职。终于以一首民歌使他诗兴勃发，在“向文化进军”那一年，考入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在大学期间，被邀请出席省文代会和被吸收为省作协会员。从此一发不可收，除“文革”期间被迫封笔外，他终于走上了专业诗歌创作的道路。在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兴起，它的正面效应是社会物质的大大丰富，高楼林立，交通立体式的发展，某些大都市已跻身世界名都之列。但它的负面效应由于“物欲未蔽”的结果，在若干有权有势的人身上，引发了贪污腐败的作风，由此使老百姓忿忿不平，通过民谣俗

谚以相劝讥刺。正是在这时，正如许多有良知的杂文家那样，罗绍书从“美诗”转向“刺诗”，从抒情诗人转向讽刺诗人。而讽刺，用鲁迅的话来说，则是“将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① 这便是所谓“审丑”的美学。

如杨四平本书的题旨：罗绍书的审丑世界，亦即罗绍书的讽刺诗的美学内蕴。正是罗绍书对丑的鞭挞，揭示了他对美的呼唤。

杨四平创作的优长之处在于，他的理论框架不是建立在外在形式的排比上，而是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说：“故全体乃一有机组织的统一体(*articulatio*)，非一集合体(*coacervatio*)。此种统一体自内成长(*per introsusceptionem* 由内摄取)所致。”^② 也就是说，杨四平的理论框架是由罗绍书讽刺诗作提供的，而不是先验式地先定了框架，再一一从他的诗歌创作中取例来印证。且看他上篇第一章《物的困惑》，便知道罗绍书的“审丑世界”的物质基础。杨四平说：“人类的讽刺诗均是对物的困惑以及在物的困惑之中人的堕落的针砭。它们可能会刺人警醒，以免在物欲中沉沦。”这一概括可说是抓住了要领。

本书的第二章《讽刺形象的‘他者化’程式》，也是颇具理论深度的描述。杨四平说：“讽刺对象的‘他者性’，是指它悖离于人类设定的真理，处于真理中心之外。而‘人

①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②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生活在真理之中，如果他牺牲真理，就牺牲了自己；谁背叛真理，就背叛了自己。这里所谓的背叛并非指谎言，而是违反信念的行为’（诺瓦利斯：《断片·56》）。牺牲与背叛真理的惨重代价是牺牲与背叛自己；而牺牲与背叛自己，则是失去‘人’的可靠标志。在这种违反信念的行为发生后，这种人最终会成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特殊群落——‘他者’”。因此，讽刺形象必然会具备“他者化”的特征。作者在这里用哲学语言代替了社会学语言、法学语言，因而不显得那么刺眼。

杨四平将罗绍书的讽刺诗按其内容分为五种，即趋炎附势式、损人利己式、奇风怪俗式、沽名钓誉式、心灵阴暗式，也是别有情趣的。最令人叫绝的是“奇风怪俗式”中的《“吃女”情》一诗。原诗并小序如下：

报载：云南某信用社一女职工，奉上司之命，出席陪酒，因酒精过量中毒死亡。埋葬时，单位还为其立碑，上书“因公逝世，千古流芳”八个大字……

公费宴请千杯少，
舍命陪君愿长倒，
奄奄一息还喊叫：
“定如意呀两相好……”

上司不负“吃女”情，
敢破規章办追悼。
“因公逝世”名不朽，
官长带头来吊孝。

当然，该“吃女”仅仅因为挺不住过量酒精不幸而亡，如若遇到训练有素在这方面已有特异功能真正“海量”的小姐还不是一拼到底，皆大欢喜？而这样的“公费宴请千杯少”的盛宴，在全国开销以亿计的公费吃喝风中何止千千万万，岂不令人深长思之吗？

在本书中，作者决不就事论事，将研究对象的讽刺诗作铺排式的展示，而是通过罗绍书讽刺诗的个案，上升到对讽刺诗作哲学——美学的概括，从而产生自己的理论界定：“讽刺诗是讽刺诗人的主体精神超越于客体现实中散文趣味的产物。它与史诗和抒情诗的艺术表现方式有别。它是讽刺诗人以满腔的愤怒、微妙的巧智和冷嘲热讽的语调，对偏狭的、虚伪的、丑恶的现实世界的痛恨或鄙视的诗歌品种。”作者从社会经济基础、伦理道德基础、哲学思想基础、文论基础诸方面考察了与讽刺诗的关系。

我曾经说过，每一篇论文或一部论著站得住，必须引入“关系”的概念。^① 只有引入“关系”的概念，才能扩展研

^① 陈鸣树：《文艺学方法概论》。

究对象的位置,从广度上推开,而广与深是相联系的。没有一定的广度,也就深不起来。“精神的内涵愈丰,则它外延愈广愈能发挥其自身长处”。^①而杨四平这部专著,由于引入了“关系”的概念,增加了它的广度和深度。

本书还有许多可以值得推荐之处,即作者力求进行独立思考,说出自己的观点。例如:“就审美形态而言,讽刺诗审丑,而抒情诗审美”;“就精神个性而言,讽刺诗呈现出分裂世界的状态,而抒情诗呈现出和谐世界的状态”;“就艺术方式而言,讽刺诗凭批评以求和谐,而抒情诗靠歌唱以守住和谐”;“就表现形式而言,讽刺诗常曲写,而抒情诗常直写”。这里,作者又引入了“比较”的概念,并使人想到清代刘熙载的美学名著《艺概》。我曾说过,比较具有超本体的意义,即不一定限于比较文学,任何文学研究非封闭性的设定,即蕴含了比较的意义。而有了比较,自身的界定也就更加明确。^②

由于杨四平也有诗歌的创作实践,因此,他对讽刺诗如何写作的提示,就显得特别在行、到位和深刻、精彩。杨四平说:“讽刺诗的触角,一头伸向浮泛的乌托邦,一头伸向卑鄙的实在界。在浮泛的乌托邦中,形式大于内容。现实内容极度空虚,以至完全湮没于外在形式的无限夸大之中。这时,讽刺诗人的策略是用迷狂性的语言进行了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44页

② 陈鸣树,《文艺学方法概论》。

‘肆无忌惮’反叙事的写作，目的是使其形式膨胀得难以承载乃至使其破毁。在卑鄙的实在界中，内容往往大于形式。内容的‘过剩’最终只能是内容的阙如。这时，讽刺诗人的策略是采用一种主体缺席、讽刺对象自吹自擂的‘讽刺诗剧’的导演，让这种所谓的过剩内容自演自亡。总之，外卑内尊，外尊内卑是讽刺世界的主要表现形态。讽刺诗人揭示其内容与形式的严重失衡，用一种近乎‘反写作’的方式来解构其伪饰。”这是好文章，因此不惮征引过长。在这里，作者充分表现了他作为诗评家的才智。

总之，罗绍书的讽刺诗是十分具有感染力的可读性极强的诗；它的价值不仅使人解颐一笑而已。

杨四平对罗绍书讽刺诗研究是一本写得十分成功的学术著作，在这里，充分表现了作者的睿智、学识和激情。

1998年8月22日于上海复旦大学

导 言

漫谈讽刺诗

——杨四平与罗绍书的两封通信

A

杨：罗先生，您是知名的讽刺诗人。请您谈谈您的为诗之路。

罗：首先应说明，我只创作了那么一点讽刺诗，选编了中外百家讽刺诗选，并承臧克家、公木、刘征、沙鸥、吴奔星、张志民等老诗家和学者厚爱，对这些“作业”惠予赏评和鼓励，但我并非知名诗人，请别如此过奖。

我所走过的路，回想起来，是很不平坦的。一是从民歌起步，由自由体诗走进诗园，蹒跚了廿来年；一是由“美”诗转向讽刺诗（这里，我没有用抒情诗这概念，因讽刺诗也是一种抒情〔叙事〕诗嘛）。

1951年11月，我作为一个只上过两个月初中的小兵，在当时新的生活的激励下，写了一首民歌，被发表了出来，这就是处女作吧！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是算不得创作的。真正进入自觉的诗歌创作，那是50年代中期的

事。1955年春夏，我参加了入伍以来的第一次军训，对那时的连队生活有所感受，因此，便创作和发表了《迎接新同志》、《一个激动人心的晚上》、《叫我有什么可说》等一批诗作，从形式上看，是自由体，只押相近的韵，没讲句式的整齐以及节与节之间的对称。1957年上大学以及大学毕业后的廿来年间，从比较系统地学习古典诗词曲、民歌（我们专开了民间文学课，并贯穿以此为“正宗”的思想）和外国诗歌中，自觉在古典诗词与民歌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新诗创作，是条较好的路子；因此，摸索和实践了多年，写了二三百首小诗，艺术性多弱，形式较拘泥，现在看来，过得去的只在少数。1981年冬，我随贵州诗人代表团访问了滇、川、鄂等省，呼吸了些新鲜空气，饱览了许多文物景观，实地考察了这些地方的风土民情，诗风顿然有变，写出了在我的“美”诗创作上较为可意的一批作品，结集为《西南风情录》，受到了沙鸥、吴奔星教授等诗评家、老诗家的好评。与此同时或稍前一点，随着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以及自己对以往创作情况的反思，由长期的爱好而终以主要精力（业余）转向了讽刺诗的创作、选编和嗜好性的研阅。我之所以如此转向，首先同我对讽刺诗的看法有关，我纵观文学史并联系到当前实际，感到它是诗人的正义之声、呼吁之声、怒吼之声，时代、社会、读者很需要它，欢迎它，尽管在一些特定条件下，它一再惨遭统治者挞伐，也总是向前发展着；再就是我对它有

特殊的爱好。加之，我在创作上，总追求短小精练，生动活泼，讲点味道，并喜欢从不同题材、不同的情绪出发，在形式上取自由体、半自由体或格律体，甚至“耻”于写民歌和新古诗，而不顾讥贬，这些，都与讽刺诗的特性浑然相合；所以，就一转而不可收场了。虽然，写讽刺诗，不但不比写“美”诗容易，从某种意义上说，倒更令人作难，因为讽刺诗，有个是非感、分寸感、幽默感的问题要特别注重，否则就真会有麻烦；但是，做难题目，岂不另有一番乐趣？

杨：请您谈谈讽刺诗的渊源、发展，尤其是新时期中国讽刺诗发展概况和美学特征，有无格局形成？

罗：我国和外国讽刺诗，同样都是源远流长的一个诗歌品种，就我国讽刺诗而言，许是这么个情况：一是与“美”诗的兴起大体同步；二是继《诗经》之后，历代有之；再就是有两度比较昌盛繁荣。

我所说的大体同步，是从编入《诗经》里的作品得出的看法。这部分作品，大概有三四十篇，就以今天的眼光看，多数已相当成熟，尤其是讽刺之深刻，锋芒之尖锐，恐怕是它之后，包括许多现当代讽刺诗在内的讽刺诗所难企及的。其创作年代，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即公元前8到6世纪左右，距今已有2500多年。它与《诗经》中的其他体式的诗作，应是大体同步的（至于产生时代，肯定还要长），没有必要一定要分谁一定在前，谁必定在后；谁又一定在后，谁又必定在前。何况，孔老夫子就未把它们分开，

而是编在一起，这是很有眼光的。所谓“美刺”者也，乃是古人后来的分法。

再就是，将我国讽刺诗的兴起、成形同外国比，亦可说是大体同步。外国公认的第一个讽刺诗人是珂尔基洛斯，他是公元前 8 世纪古希腊诗人。很可惜的是，他的讽刺诗，一首也没有保留下来。再一个诗人赫西奥德，也是古希腊人，他活动的时代是公元前 8 世纪末 7 世纪初，留有长篇叙事诗两部，其中一部《工作与时日》，带有讽刺性。这 8 世纪末到 7 世纪初，也正与我国《诗经》的时代大体相近。我想，这绝非巧合，不能说与地球人类文明的发展无关。

继《诗经》之后，我国讽刺诗历代都有。“乐府”诗中的一些篇章，白居易、刘禹锡、苏东坡等等诗家的名作，都在读者中广为传诵。但讽刺诗的发展，特别需要良好的政治气氛，需要宽容，需要扶持。然而历代统治者，对它却多惊恐、愤恨、拒绝，甚至必欲除之而后快，无形中，“美”诗成了宠儿，讽刺诗成了不屑之子，因此，尽管它还是在受尽斥责、挞伐中，艰难地存活下来，并有所发展，总的看来，数量并不大，如《秦中吟》、《戏观花诸君子》、《再游玄都观》那样的名篇不多；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没有出版过一本讽刺诗专集，也无讽刺长诗面世。同外国比较起来，自有许多不同之点：在公元前 1 世纪 30 年代至公元 1 世纪初叶，古罗马就先后出现了两个杰出的讽刺诗人